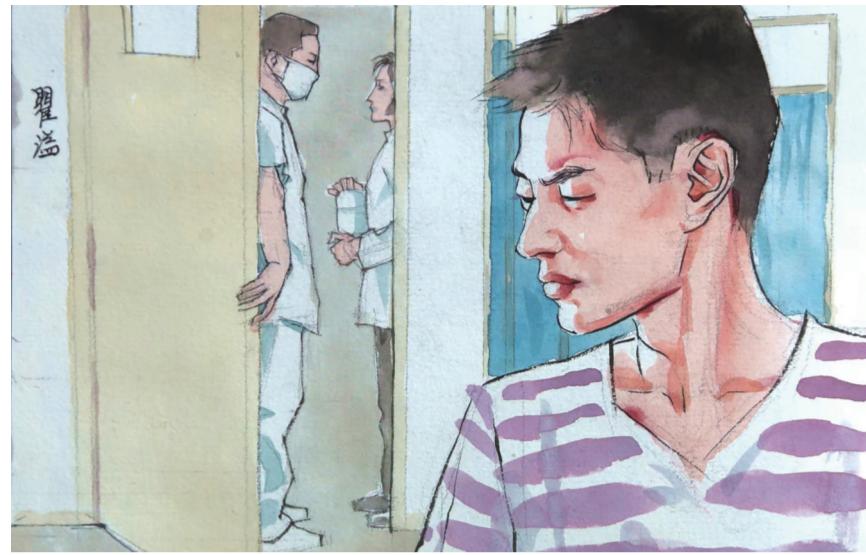


本土文本

立夏(小说)

□钱墨痕

绘图
瞿溢

周傲把口罩往上拉了拉,两滴眼泪的痕迹被抹掉了。他忍住情绪,抬起头,看了眼母亲。他努力地笑了一下,但没什么力气。好些了吗,母亲问他。他轻轻地嗯了一声,最后还是决定不再说什么了。周傲的愧疚感随着两滴眼泪的抹去消散了很多,顺着母亲给的台阶就下来了。

两人坐在公交车上,母亲打开保温杯的盖子,你早上还没吃什么吧,我熬了些粥,现在不怎么烫了,你喝一点。母亲把杯子伸过来。老家没有高压锅,熬粥得用最原始的方法看着火等好久,周傲想说两句感谢的话,但到了嘴边还是变成“我现在不饿”。整个公交车都没几个人,他把保温杯轻轻推回去。隔了两秒他说,公交车上不吃东西。他们在公交车上坐了半小时,在第一家医院待的时间还没有在车上的多,说是医院,其实是社区卫生服务站,从小到大,周傲一家的病都在这里看。母亲有个同学在这儿做科室主任,有熟人好办事,看病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到被门卫拦下来,母亲有点不解,我们来看病自然是不健康的,看健康码有什么用?周傲掏出手机,三下五除二调出一个二维码,护士看了一下,放周傲进去了,母亲想跟着走,被叫了回来。母亲还想跟护士理论,被周傲制止了。周傲抓了一下母亲的手,母亲顿时就心软了,周傲用气声说,“妈,打开支付宝”,开开开,母亲又开始急了,最后几乎手机都交给了护士才过关。现在是顾医生生牛休的时候,得亏主任打了招呼才等他们到现在。顾医生把周傲领进去,常规的问题都问了一遍,近两个星期有没有离开过天津,有没有接触中高风险地区来的人,有没有接触野生动物。问完顾医生还自嘲地笑了笑,上面要求的,必须要走这个程序,现在天津哪儿还有野生动物能看

到,城市绿化不能这么好。都没有,周傲想完摇了摇头,动物会有接触,只是不会有活的,他补充道。

顾医生头都没有抬,在电脑上打着处方,什么动物,他随口问。就吃的那些,家禽啥的,我在饭店里配菜,周傲说。顾医生停下了在打字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口罩,然后问他,你们那儿海鲜有吗?周傲知道医生想问什么,北京出事之后,海鲜就少了。有倒是有的,但我们那儿都不是天津港的,都是从山东运过来的,上周才换的公司,周傲回答顾医生。顾医生听完站了起来,没有再回复周傲,径直走向了门后的母亲。

怎么了,医生,我儿子很严重吗?母亲把保温杯夹在腋下,双手不停搓动着。

很抱歉,他得做进一步的检测才能排除肺炎的可能性,我们医院没法做检测,顾医生说。

不是说这里可以看感冒发烧吗?我们才过来的,母亲说。

普通的感冒发烧是可以,但是你儿子有敏感动物接触史,得先排除肺炎的可能性才能治疗,你们得去附三院了,要抓紧了。

“等一下,你接触过冷冻海鲜?你一开始怎么说?”一直在记录的民警一下严肃了起来。

“不是,也不算接触,就是冲洗,而且我们那儿海鲜也不是进口,都是从山东装箱运来的。”

“你是不是在洗刷过程中也没

有任何的防护措施?”民警看不见周傲口罩底下的样子,整张脸被涨得通红。周傲还想辩解什么,民警向他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走了出去。他需要把最新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一下,这里的一起也跟海鲜有关,源头似乎就要被找到了。

“你看看你,情势这么紧急,也不戴好口罩,你这不是不对自己负责,不对别人负责嘛?而且你还走了那么久,从家坐地铁再转公交,中途还下去了几次,一个上午都在公共交通线上,这一趟下来,得密切接触多少人啊。第三个医院才到我们这儿,你直接来的话还减少一些接触,到时候再像过年一样全市封锁你才知道厉害了。”护士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多,周傲想反驳一两句,最后还是放弃了。她说的每一句都对,而且她们也不容易。同事小王的朋友就是护士,疫情开始之后他们就没见过面,上个月才是第一次,他天天听小王抱怨也能懂一些。民警电话打完回来用食指在桌上敲了敲,制止了护士的“呵斥”,“现在时间得往前推了,从洗海鲜开始,你经历了什么,遇到了哪些人,做了什么事,你说你们饭店上个星期才换供货商是吧,就从那儿开始说。”

严格意义上海鲜三天前才送到,就是周傲经手签收的,送来就拆箱扔冰柜里了。前天晚上开始分解洗刷,应该差不多今天才会上桌,前提是客人点的话。(四)



江海新韵

月光下的身影(组诗)

□吴华

葡萄在地上
沿着延伸的墙根
抱着栏杆上一丛谢了的
蔷薇
这漫无目的地行走
如果她停下
一定是我感到了疲累
如果她忽然间消失
一定是我不经意的一个
转身
如果她像树影一样斑驳
一定是风
又一次吹乱了
我在人间的心事

中元节
太阳落下的时候
有月亮升起
月亮躲进云层的一刻
有星光闪烁
如果星星也不见了
就请你请你们
和我一起
将心灯点亮
让它们每一盏
都照着人间
回家的路

夏季
夏季里最炎热的几天
一只斑鸠将成为母亲
此刻
她趴在我阳台上的窝里
一动不动
太阳像一只巨大的火球
炙烤着空气中的一切
在她专注又安静的眼神里
我看见了夜晚的月光
清晨的露水
在她紧致的羽翼里
我看见了一片树林
一只好看的小斑鸠
那只和母亲身形一样的
小斑鸠
在枝头欢飞雀跃
喙间衔着一个
薄薄的秋

小女子
她们在一起
常常会互夸
谁新买的裙子漂亮
谁刚做的发型好看
谁照片里的笑容最迷人
她们说话时
我心里闪过的
一丝丝嫉妒
一点点虚荣
都是神所原谅并允许的
神注视的目光里
不过一群小女子
不过是几朵绽放中的花朵
被一些可爱的小飞虫
各自困扰着

我的心
我的心
住过一个人
住过两个人
也住过一群人
更多时候
她的里面空空如也
是一个人转身后的的一面

白墙
是两个人博弈之后
剩下的残局
是一群人
经历一场战争之后
未散尽的硝烟

孤独是一座花园
你的我的
他们的都是
有的花园里
长着芳香又带刺的植物
玫瑰 蔷薇 月季
有的花园
从未有人真的到过
只有隔着栅栏
远大的目光
我也有一座花园
生长繁茂
也生长荒芜
春日理枝
夏天蔬果
秋天里
我就开始在花园里修整
那条唯一的小路
通向一场大雪
也通向大雪身后的
寂静与辽阔

碰碰香
更多时候
她在墙角
独自绿着
生长着
下雨天
把她抱到阳台上
让雨点落在她的叶子上
像许多只手
不停地触碰
每一次放下
我都愿意自己只是不小心
碰了她一下
那留在指尖的余香
像多年前
爱人年轻的呼吸
我赶紧缩回的手
像触碰到了
——幸福

我一生中
那些一闪而过的
火花

看荷
总是徒劳地

来到“大马路”(散文)

□关立蓉

周末下午,一朵乌云遮蔽烈日,太阳犹抱琵琶半遮面,难得有一丝阴凉。我决定去“大马路”,感受浩荡而凉爽的江风,寻找那些曾经的和正在进行的江边故事。

江水流过的地方,总是充满离别、远行和回归的远影。而那条蜿蜒曲折的大马路,在新闻图片中,我看它留下了一代又一代富有风情的建筑物。它们苍老的面容、斑驳的墙体,掩映在生锈的脚手架之后;或者修葺一新,挂上鲜艳的红漆招牌,在新的时代,展示出蓬勃的风貌。

地铁9号线正在修建,从一条颠簸的道路拐进去,两边是红砖围墙,我停留在一处绿树掩映的古旧建筑前,门楣之上,“庆华鞋帽洋货行”的字样,依稀可辨。后方的建筑已经全部被拆除,郁郁葱葱的树木,从四面八方填满了空落落的院子。站在那里,行人还是可以联想,它曾经顾客盈门、熙熙攘攘的繁荣影像。

顺着墙根一路向前,“和记洋

行”壮观的灰色墙体,一下子冲入眼帘。根据记载,和记洋行是南京开埠后,外国资本家在下关开办的第一家工厂,是当时南京乃至全国最大、最现代化的食品加工厂。如今,它的门窗已经破败,外面缠绕着五颜六色的电线。然而,镶嵌在窗棂上的罗马柱,不同寻常的建筑风格依然耀眼。它像一只灰鹤,昂扬着苍老的头颅,纹丝不动地顶住了所有风雨飘摇的历史时刻,还将继续顽强地守望下去。这些历经沧桑的古老建筑,它们是过去的见证者,是时间河流中的礁石,是它们的存在,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缕尘埃,都抹上了灰黄色的陈旧感。

前方有一道缓坡,沿着坡下去,来到了长江边。扑面而来一股现代与历史交织的奇幻景象。码头上,修建了健身步道,不时有气喘吁吁的跑者轻快地掠过,留下飞鸟一般的身影。吹着凉爽的江风,听着远处隐隐的汽笛声,夏日的鼓噪和烦闷,都被远远地抛在市中心的地铁站里。在此地,在此刻,可以坦然地、自由地思索下一步的漫游计划。或是向右走,爬坎过坡,登上铁路主题公园的最高处,看看栈桥建筑伸入江面。或是向左走,去追寻那个萦绕在无数老下关人回忆中的精神支柱——中山码头。

时针缓缓指向五点半,我选择去中山码头。二十多年前,我还生活在故乡南通,也是一个夏日傍晚,到南京出差,回程,坐上回南通的客船,我在甲板上呆站到半夜,看无边无际的江水滚滚东流,第一次面对这样浩渺的水域,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澎湃……悠长的鸣笛声伴随着检票员的吆喝声,共同奏响了晚间进行曲,也拉回我的思绪。年轻的女孩儿们背着相机,拣着临窗的位置坐下,她们的笑脸、发线和优美的裙摆,嵌刻在身后的舷窗上,每一帧都是一幅美丽的画。全副武装的运动家们,推着流线型的山地赛车跃

上了船,渡江,不过是他们日常骑行路线的一个小小的歇脚之处。一个年少的孩子在走道里快乐地奔跑,虎头鞋吧嗒吧嗒地踩在铁板上,他有一对成人般浓黑的眉毛,眼神清澈透亮。他的衣服上印着卡通图案——全村的希望……在这一处袖珍的世界里,素不相识的旅人们短暂地相逢,窗、浩渺的江面、潮湿的晚风、目力尽头那一轮欲坠入江面的夕阳,共同搅拌着一种名叫“夏日”的糖浆,甜甜腻腻地混进记忆里。江面上,轮船如织,“全村的希望”以他清脆童音,突然喊出来,“爸爸,看!煤炭!这么多煤炭啊!”

我突然想起一部书的名字:《一切都在流动》。是的,江水在流淌着,时间在移动着,人群在漂泊着,但是生活的节奏和运转的逻辑,依然按部就班地有序流转,我们传承着一种朴素的使命。当我们老了,我们也会告诉儿孙,生活在江边的人们,是幸福的。拥有长江的生活,是广阔的。

一篇难以发出的新闻(小说)

□倪正平

而今,这位向来精神矍铄的老英雄怎么就突然病危了呢?

赶到人民医院他的病房,许老的病情似乎稳定了些。他斜躺在病床上,旁边连接着几台显示生命体征的仪器。看到我到来,许老勉强挤出一个笑脸,随即又是眉头紧锁。

我不知道许老英雄要这钱干什么,但从得悉此消息后他欣慰的表情看,是却了他的—桩心事。

八天后,许贵州病故。出于尊敬,我们在报上刊了一则讣告。

原以为这是我为许老写的最后一则“新闻”,准想一个外地打来的电话让渐归平静的英雄故事再掀波澜。

打来电话的是位在外求学的本地贫困大学生。他说,前天还收到许大爷转来的下学期学费和生活费,每次含笑而去”。我自信这是篇颇分量的正能量稿子,尤其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的特殊日子里。

“千万不能写新闻!”许老儿子见我激情澎湃连忙制止:“别让别人知道这事,这是我爸最后的遗愿。他早就对我说,自从得了英雄的虚名,每次做点好事就要上报纸见新闻,总觉得对不住当年牺牲的战友。资助贫困学生这事就咱爷俩知道,无论如何也要让做一次无名英雄。”

新闻的敏感让我一下子从座位上弹了起来。我立即驱车赶到老英雄儿子那里,从他的讲述里,一件差点错失的好新闻明晰起来:三年前,老人资助了三位海门籍贫困大学生,

许诺负责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直到完成学业。而老人身体的变故让承诺变得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向组织提出预支抚恤金的要求。得到这笔我有意隐瞒来途的钱后,老人马上让儿子以他的名义转给三位大学生。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学期了。

我几乎在许老儿子刚讲述完就打好了腹稿,甚至连题目都取好了:“老英雄一诺千金,寄出资助学生学费后含笑而去”。我自信这是篇颇分量的正能量稿子,尤其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的特殊日子里。

“千万不能写新闻!”许老儿子见我激情澎湃连忙制止:“别让别人知道这事,这是我爸最后的遗愿。他早就对我说,自从得了英雄的虚名,每次做点好事就要上报纸见新闻,总觉得对不住当年牺牲的战友。资助贫困学生这事就咱爷俩知道,无论如何也要让做一次无名英雄。”

我沉默良久,脑海里许贵州老英雄的形象越发高大起来。

可这新闻怎么办?